

美 英 通 讯 社 评 述

葛罗米柯在苏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六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警告：缓和的敌人正在“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企图“阻碍”美苏关于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谈判，阻碍整个莫斯科华盛顿关系的发展。

葛罗米柯是在最高苏维埃作的一次报告中讲了上述这番话的。

他是在一篇报告中发表上述评论的，这篇报告催促通过最高苏维埃正在考虑的关于缔结、执行和废除一些国际条约的法律草案。

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对一千五百名代表说，缓和是“一座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厦，正在它的敌人面前考验其坚定性和稳固性。”

葛罗米柯在有点华盛顿领导人的名情况下，谴责“西方某些人”正在掀起一场“如果不是歇斯底里，也是吵吵嚷嚷的反对缓和的运动”，企图以所谓“苏联威胁”力量为借口将世界推向战争边缘。

葛罗米柯显然试图减轻美国的担忧，他强调，苏联将一如既往地“遵照文字和精神严格执行”它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包括现在为之进行谈判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这位外长显然在试图减轻最近美国国会议员所表达的担忧：苏联违反了去年十月满期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

葛罗米柯宣布，为监督执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而设立的联合协商委员会“没有能证实任何一种苏联违反这些协议的事实。由此产生的误解只是误解，并且双方已满意地消除了这些误解。”

这位外长还宣称，苏联一直“始终如一地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以及一九七五年关于东西方合作的赫尔辛基协议。

但西方分析家对葛罗米柯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指出：苏联审讯了政治活动家尤里·奥洛夫和弗拉基米尔·斯列帕克，还将开庭审讯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并指控两名美国记者诽谤苏联。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六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晚回击了西方的批评者。这些人指控苏联破坏同西方缔结的战略武器协议和其他有关缓和的协议。

葛罗米柯显然想到的是如白宫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一些说法。布热津斯基指控莫斯科破坏有关缓和的法规。但葛罗米柯没有点哪个西方批评者的名。

阿库福二誓就任加纳国家元首

并宣布释放以前被捕的反对派

【路透社阿克拉七月六日电】一位新的军事统治者今天在加纳上台，并释放了今年三月份就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进行的一场争夺激烈的公民投票中被捕的政界反对派人物。

加纳通讯社报道说，新的国家元首阿库福中将命令立即释放被捕的人。阿库福将军在首席法官阿帕尔多的主持下在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国家元首。其他情况还有，加纳陆军司令罗伯特·科达少将今天被晋级任阿库福原来担任的国防参谋长职务，成为执政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第二号人物。

第一步兵旅旅长奥达蒂·韦林顿准将被任命为新的陆军司令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三日电】题：越南——经互会成员

塔斯社评论《越南——经互会成员》

塔斯社评论《越南——经互会成员》

塔斯社评论员阿纳托利·沃洛金写道：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不仅对这个组织，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经互会会议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一致接纳东南亚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可靠前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该组织。

社会主义的越南加入经互会——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兄弟友好与全面合作的重要阶段。

越南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合作与科学技术合作的经验。参加经互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越南的对外经济联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比如，一九七七年苏越间的贸易额为四亿多卢布，而且是苏越合作的整个时期中最高的一年。

在越南人民遭受北京的粗暴压力，遭到北京方面的攻击与恫吓的情况下，经济互助委员会接纳社会主义越南加入自己行列的决定，再次令人信服地表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越南的忠实而可靠的朋友。正如勃列日涅夫前几天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将同越南在一起”。

时事社报 迎 福田和潘贤会谈

潘贤百交了范文同给福田的亲笔信

【时事社东京七月六日电】题：福田潘贤会谈，希望实现两国首脑会谈，高度评价福田主义

正在日本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外长潘贤，六日下午二时半，到首相官邸对福田首相作礼节性拜访，丙交了范文同总理希望“进一步密切日越两国关系”的亲笔信，同时，还就日越关系和东南亚形势交换了意见约三十分

钟。

谈话中，潘副外长强调，越南的外交方针始终是“独立自主”。他说，“越南同东南亚国家维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对日本和东盟各国也都有好处，越南愿意同东盟各国和机构进行会谈”。

这位副外长还说，福田首相去年访问东盟国家时发表的马尼拉宣言（福田主义）是和越南外交相一致的，给予

高度评价，进而又就马来西亚倡导的东南亚非武装中立设想表明了看法。他说，这将“促进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认为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设想达成一致意见”。

接着，这位副外长还提起日本对越南的援助问题。他说，“认为这种援助会产生威胁是一种误解。越南将来也

要坚持独立自主政策，不仅和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想和西欧、日本进行合作”，表示在期待着日本的长期而切实的合作。对此，福田首相说，“不光是物资和金钱方面的联系，而且，精神上的联系也是重要的”。潘贤副外长表示同意说，“我认为，这意味着相互了解”，并且表示希望实现日本越南两国的首脑会谈。福田首相也说，“我期待着这一天”。

南也门人士说

沙特在同南也门交界地区集结军队

【路透社亚丁七月五日电】南也门权威人士今天说，沙特阿拉伯在同南也门交界地区集结了军队。

他们警告说，“军队的集结使局势趋于紧张而有损于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南也门的指责是在沙特阿拉伯迅速否认科威特报纸今天发表的消息之后提出的。科威特报纸今天发表的消息说，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已由于南北也门的关系变化而处于戒备状态。

接近执政的民族阵线的亚丁人士说，沙特阿拉伯拒绝让南也门外长萨利赫·穆提厄去沙特阿拉伯访问，以讨论这一地区的事件。

这些人士说，沙特阿拉伯的态度“不利于和平和稳定，也表明沙特阿拉伯不愿建立正常关系和避免战争危险”。

报外电

叙军同黎右翼军队继续冲突

以色列飞机在贝鲁特上空低飞盘旋

【法新社贝鲁特七月六日电】萨尔基斯总统今天扬言要辞职，试图结束对黎巴嫩首都基督教地区的炮击。

然而他说，如果叙利亚放弃诸如允许其军队在包括基督教地区在内的整个黎巴嫩驻扎这样的要求的话，他将撤回辞职声明。

今天早些时候，七架以色列飞机在贝鲁特上空低飞盘旋，引起人们的慌乱。（在特拉维夫，以色列电台的一名军事评论员说，官方已证实这次飞行行动，下令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以色列对这一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袖手旁观。）

就在这次飞行行动之前几小时，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中的叙利亚部队对贝鲁特的基督教地区进行了致命的炮击。

据说，昨晚的交火是自上周贝鲁特地区发生战斗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路透社贝鲁特七月六日电】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右翼民兵之间的战斗今天进入第六天，对于那些饱经战火的贝鲁特东区居民说来战斗没有平息下来的希望。

西方军方人士估计，约有五千（叙利亚）军队在一百辆坦克的支持下正在对民兵作战。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黎巴嫩外长布特罗斯昨天在大马士革进行的紧急会谈没有提供战斗即将结束的迹象。

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将派军队参加北约秋季军事演习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五日电】五角大楼今天说，美国将在八月和九月派遣近一万四千名陆军、空军以及海军和攻击直升机到欧洲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一度的秋季军事演习。这些部队大多数人员将来自第四和第九步兵师这样的主要陆军部队。他们将由空运运往西德，并将使用在那里储存的坦克和其它重型装备。储存这些装备是为了在紧急时刻能够迅速支援美国和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日《朝日新闻》文章

《相互斗争的美中苏包围圈,各自都感到有“压力”》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生田真司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相互斗争的美中苏的包围圈,各自都感到有“压力”》,摘要如下:

美中苏关系迎来了新局面。以美苏关系为轴心的东西方缓和出现了阴影。而另一方面,美中接近却引人注目。中苏对立日趋严重。中国警告人们说,苏联企图对中国、对西欧设“包围圈”,紧接着,苏联就神经过敏地说,中国在积极组成“反苏联盟”,对于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也暗示要采取“报复措施”。美中苏建立包藏各自意图的“包围圈”的活动已形成相互斗争的形式。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以卡特的演说和此后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为顶峰,已大体上趋于平静。

据认为,美苏关系进入了“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合作”的进退维谷的状态。双方将会越来越频繁地窥视着对方的态度,施展外交手腕,进行牵制。

美国方面的牵制已

经以采取积极姿态同中国接近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五月下旬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为开端,已决定批准向中国出口同军事有关的技术。美国同中国接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实意的?这一点还不太明确。但是,从由于尼克松时代的戏剧性的接近中国而成功地使苏联同意缓和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美国是想通过接近中国来支持其对苏战略。

也可以设想,针对苏联由增强太平洋舰队等所表现出来的向亚洲扩张的倾向,美国正在设想一条也包括中国在内的“防线”。

另一方面,中国自华国锋体制开始稳定到今年以来,为建立“反苏包围圈”,精力充沛地展开了外交活动。由于党的主席华国锋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巩固了同亚洲邻近各国的关系,它的触角正伸向西欧、中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苏联向二月份召开的中国五届人大发去了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对此,中国予以拒绝,中苏关系从而进一步恶

化。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对西伯利亚的第一次军事视察旅行(三月)狠狠地刺痛了中国领导人。越柬争端、华侨问题、苏联派在阿富汗发动政变,都使中国深刻地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

中国对西方接近是要在经济和军事力量现代化方面得到西方的合作,同时也有分散苏联的重压的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遍访欧洲各国,也引人注目。中国正在拼命地把反对苏联的桥头堡由点连成线,以便在设法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制止苏联的扩张。

如果说中国感到苏联的“影子”是一种威胁的话,那么,苏联对中国规定“社会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行动也是无法容忍的。苏联大造舆论,谴责“北京

鼓吹战争,加紧进行战争准备”(《真理报》亚历山德罗夫文章),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欧洲,“意图是加紧同北约进行军事交流”(莫斯科电台),给人造成一种中国的“威胁”的印象。

而且,苏联对日中接近也增加了“不快”。在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前,很快地传出了“报复措施”等,进行牵制也可以设想,苏联为了摆脱由于建立“反苏包围圈”而造成的孤立状态,首先会把打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问题上的僵局作为改善美苏关系的办法。

以美苏两极为中心而动的国际形势,似将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美中苏三极纠缠在一起的形式而展开。

美一教授布莱克利说

高中以下学生学数学时不要使用电子计算机

【合众国际社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六月三十日电】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一名教授说,小学生过分地依靠袖珍电子计算机来做家庭作业,可能会在以后受教育的过程中在数学方面遇到问题。

农业机械大学数学系主任乔治·布莱克利博士说,得克萨斯州的学校需要修改它们的课程,以便保证学生既学会用计算机进行演算,

也学会用笔和纸进行基础数学演算的技能。

布莱克利建议高中以下的学生不要用电子计算机。他说:“如果人们过早地陷进去,也许会受到伤害。”

布莱克利说,这种廉价袖珍电子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使大专学校看出它们对小学生学习基础数学的影响如何。但他说,这种影响也许在今后十年中就会清楚看出。

西柏林报纸文章

《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年的关系遭到破坏》

说东德专年对东德社会的矛盾和缺点的不满日益增长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七月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青年的关系遭到破坏》,摘要如下:

一年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在一封信中很有道理地提出警告说,加强国家政权向人民警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警员们必须通过出色的工作来加强劳动人民对公安人员的“信任”。这种呼吁现在仍然具有迫切性,因为可以肯定,人民警察和国家政权的威望在居民中已完全下降,而且部分青年和公安人员之

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

警察与青年人的冲突日益增加,就是明显的迹象。大家知道,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东柏林,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在维滕贝格,五月二十八日在埃尔福特,都曾发生过较大的武力冲突。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些公民说,在其他一系列城市也发生过冲突,其中在莱比锡、哈费尔贝格、韦尔德、法兰克福(奥得河)、施韦德和福斯也发生过。大部分大家已知道的青年骚乱都是在公开集会和跳舞晚会时或者之后发生的:年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六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遇到经互会伙伴的抵制》,副题为《修改章程在布加勒斯特通不过》,摘要如下:

经互会布加勒斯特会议开过两天后可以肯定地说,苏联所谋求的修改章程和对东方经济合作组织的其它更动都是不能通过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在预备性会谈时就猛烈反对苏联的想法。它所获得的东方集团其它国家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听说支持它的首先是匈牙利,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往常一样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立场。

现在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苏联的建议有两个目的。第一,俄国人希望对章程做某些改动,使经互会更有能力与外界,例如与共同市场交往,或与第三国签订联系协定。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在布加勒斯特也有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观察员出席。苏联针对这整个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给经互会以超国家的权力,同时对某些问题采用多数通过的原则,以代替迄今所用的任何决定都要一致通过的办法。

苏联建议的第二部分是要使卫星国更多地参与开采原料和能源的工作。俄国人一再说,在东方集团可以说存在一种相反的殖民关系,因为工业发达的卫星国把苏联看成是便宜的原料供应者。说它们用副卢布购买的便宜的原料和能源去生产工业品,再卖到西方以获取宝贵的外汇。有人证实说,俄国人想找到使这种关系较好地“平衡”的形式。看来这是这样一种想法,使迄今更多地是为了特定的目标组成的“联合企业”具有多边公司的形式,它有着固定的资本结构,并准备进行长期的、超越各种界限的合作。

经互会国家总理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讲话是通常的表态,口头上赞成继续合作。在所有讲话中,特别是在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讲话中暗示了现有的问题和困难。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前就做了。俄国人似乎是通过限制贷款(例如对保加利亚)或通过其他方式(例如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从而当然只是把经济问题扯到政治中去。经互会章程“过时”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听说——虽然仍是现实的,但是人们认为目前苏联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近时期下降得多么厉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年轻公民们轻蔑的谈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有一位姑娘在东柏林“共和国日”在骚乱者中为了和别人赌五个西马克,而向一位残暴殴打青年人的警察脸上吐唾沫。科特布斯专区一个城市曾举行一次舞会,当警察用警棍殴打与他们搏斗的青年时,其他年轻人高呼着“打倒这群公牛!”冲向警察。一位埃尔福特教师的夫人这几天向本文作者谈图林根专区一城市的骚乱者时,谈了这种形势发展,她说,年轻人害怕官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变得更喜欢批评和骚乱了,而且再也不尊重人民警察了。”

报西德德边纸

《莫斯科迁到经互会伙伴的抵制》

《修改章程在布加勒斯特通不过》

路透社边

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内务部长被杀情况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四日电】阿塞拜疆内务部一位发言人今天说,一位狱官暗杀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一位副部长和一名助手,然后他自杀了。

他只是提到行刺者名叫穆拉托夫,此人生于一九四九年,是舒沙镇一家监狱管理处的负责人,这个镇离该共和国与伊朗的边界有六十公里。

他说,内务部长阿·盖达罗夫,五十二岁,在克格勃秘密警察中干了二十五年多,于上星期四(六月二十九日)在他的办公室中被刺。

这位发言人代表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瓦·维索钦科发言,他拒绝同从莫斯科打电话同他联系的西方记者们谈论穆拉托夫的动机。

这位发言人说另外两名受害者是副部长萨·基亚兹莫夫和阿·斯菲哈诺夫中校。

从高加索山脉南部这个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外国游客早些时候说,他们听说另外两人只是被行刺者打伤了,而盖达罗夫中将被当场打死。

发言人说,这三个人今天被安葬在该共和国首都巴库。

阿塞拜疆主要报纸《巴库工人报》上发表的官方告只是说,盖达罗夫是“在履行其职责时不幸死去的”。维索钦科今天早些时候说,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位部长的死因。

苏维埃阿塞拜疆因腐败、无纪律和经济效率低而经常遭到党的领导人的批评。

法国《震旦报》文章《非洲的慕尼黑》

说西方在非洲问题上已决定：排除在非洲进行军事干涉，承认安哥拉内图政权的完全合法性，并在安哥拉大量投资；作为交换，内图与扎伊尔谋求关系正常化，使黑人游击运动失去作用。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七月三日登载菲利普·贝尔内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星期六对安哥拉问题的揭露得到证实。非洲的慕尼黑》，摘要如下：

我们星期六所说的关于安哥拉问题的、也许超出安哥拉问题的“小雅尔塔会议”，是西方在非洲问题上的大转折，这一转折已经得到证实，并以惊人的步调具体化了。在华盛顿，几天之内就决定下了新战略，从而推翻了过去所作的全部决定。

这一响应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的倡议的愿望，通过卡特总统六月底向罗安达派出特别使团而显示出来了。所有西方国家首都都产生共鸣。英国首相卡拉汉认为有必要谴责西方在非洲的“军事干涉”。

施密特总理在对非洲不结盟国家进行一系列访问之后决定：“联邦德国不向非洲提供武器，但给予非洲以和平合作”。

在科卢韦齐冲击、比法干涉、温和的非洲国家的动员、卡特的觉醒之后，这一转变是迅速和急剧的。我们星期六披露，西方意欲承认安哥拉内图政府完全的合法性，结束对亲西方的两个解放运动（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霍尔敦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全部援助，在安哥拉大量投资。作为对等的代价，内图总统（他完全是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并被苏联高级官员们视为一个忠实的代理人）将与扎伊尔谋求关系正常化，使威胁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黑人游击运动失去作用，并且甚至在有关罗得西亚命运的谈判中进行斡旋。

据《非洲信息报》的专家们说，这一惊人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西方商业界巨头的攻势。它们是：海湾石油公司和花旗银行（工业和金融大财团的巨头）、伦敦—罗得西亚矿业和地产公

司（英国财团）、比利时通用银行、在南非的奥本海默财团（代表英国的自由立场以对付非洲荷兰财团的更强硬的立场）。由于担心矿产受到损失和发生违背自身利益的战争骚乱，这些商业界巨头正在玩弄和平这张牌。它们依靠路德·金的前代理人安德鲁·扬，也依靠国务卿万斯（他更主张把问题分类，使冲突“区域化”）反对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是白宫的鹰派人物，他主张美国对非洲进行军事干涉，在所有问题上同苏联展开全球对抗。

由此引起了几乎肯定要放弃组成一支著名

美 国 务 院 说 安哥拉已开始使加丹加叛乱分子从边界撤退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三日电】美国国务院人士今天说，安哥拉似乎正在履行它的保证，即让加丹加的叛乱分子撤离该国与扎伊尔交界的地方，这一行动也许会导至中非实现和平。

的泛非干预部队了，其具体细节本应于六月十九日在一个温和的非洲国家首都讨论的。这个会议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在六月十二日到十五日的期间，华盛顿关于非洲问题的理论发生了大变化。

同时，美国的援助可能扩展到古巴。卡斯特罗希望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因为他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

这样，西方将挽救古巴和安哥拉的经济。这是上当受骗吗？肯定是，因为已经可以看出，俄国人摆脱了从财政上援助这些国家的忧虑，因而可以安安静静地准备在第一阶段对纳米比亚进行决定性的猛烈打击，然后才打击罗得西亚和南非。人们还记得，吞并苏台德区和布拉格，而美国的金融家却天真地还在德国继续投资呢。

国务院说，它从国际问题观察家那里得到消息说，安哥拉已经开始把加丹加人从边界撤走。

安哥拉估计，在它的领土上大约有二十万加丹加人。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三日以《美国消息灵通人士说，越柬争端可能长期继续下去》为题自华盛顿报道：

越南和柬埔寨战争出现了进一步激化的征兆。一直在跟踪两国之间的动向的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一日以前透露说：这场战争今后的前途有三个：（一）通过谈判停止战争，或者以某种形式通过国际调解解决争端；（二）越南通过颠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和建立亲越南的新政权；（三）一进一退的战斗长期继续下去。但是，他判断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最有可能的前景是战争将象现在这样一进一退，断断续续地拖下去。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就这场战争的原因强调说，越南方面在传统上就存在着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据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越南的意图是以某种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在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度支那扩大“霸权”，这是很清楚的，完全被纳入越南势力之下的老挝的现状就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柬埔寨方面在军事方面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但是仍能顽强地战斗，其最大的原因也在于对越南的这种“印度支那联盟”设想的恐惧和抗拒。这位消息灵通人士对战争的估计是，首先从越南方面所作的选择来讲，全面撤退（这意味着不进行停战谈判，就把所有部队从边境地区或者柬埔寨领土内撤出去）也好，全面进攻（这意味着越军无节制地向柬埔寨领土内进攻，甚至从正面压制首都金边）也好，在目前都是不可能实行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越南二千八百万美元贷款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五日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它已给予越南二千八百一十万美元的贷款，条件是越南将努力改善它的经济。

由于革命还在进行，即使是在每天九小时劳动之后也没有多少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政治学习会和商量工作的会议每十天开一次。人民不再挨饿了，但是没有很多娱乐活动。我们只观看了一次由国家演唱团演出的民间歌舞。

不再挨饿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从十七个水库引出来的数公里长的水渠和一片片在旱季仍是绿油油的一年可收获三次的稻田。显然，饥饿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粮食常常是满满的，周围还堆着一袋袋稻谷。由于交通线已大部分毁于战争，向金边或其他地方的国家粮库运送稻米的运输很慢。由于没有公共水陆交通系统，所以要临时组织车队送粮。由于商店、饭馆、邮局都没有了，甚至国家管理机构也没有了一一只有在合作社建立的那种管理机构是例外——国家便成了大米和其他食品以及消费品的主要收购者和分配者。给一个农业合作社分配消费品的数量取决于国家仓库里的东西的多少。

货币已不再用作支付手段或者用来付工资。贸易已被一种自然的以物换物制度所代替。合作社之间用大米换盐或者用大米向国家换衣着。柬埔寨战前的大电视网现在已经停播了。这里没有任何日报，只有一份每十天出版一次的期刊；金边电台成了主要的新闻宣传工具，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播音，先是播送早操音乐，然后是每日新闻和通告。男女老幼人人都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一天的生活，人人都参加国家的建设。

《亚洲华尔街日报》刊载南通社记者通讯

《柬埔寨出现“新型社会主义”》

【本刊讯】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五月十日刊登南通社记者斯拉夫科·斯塔尼奇发自金边的一篇通讯，题目是《柬埔寨出现“新型社会主义”》，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最近，几位南通社新闻记者同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一起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埔寨反共政府垮台之后第一次进入柬埔寨。下面是这批记者中间的南通社特派记者斯拉夫科·斯塔尼奇写的报道之一。）

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在我们访问这里时曾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没有先例的新型社会主义。他说，我们不模仿别人，我们将从我们在解放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中得到教益。

波尔布特说，柬埔寨解放前的那些传统的大中小学已经取消，因为我们要消除“过去的”一切残余。这里没有货币，也没有贸易。国家关心的是使人民得到生活必需品。城市不得不疏散人口，因为三百万左右的战争难民使城市拥挤不堪，我们无法保证足够的食物供应。再则，当时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打算在剩下的人口稠密的都市里组织游击运动和发动反革命行动。

波尔布特在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时说，我们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基本生活条件有保证的农村。他说，农村将成为我们革命的中心。至于城市应该怎么办，要由人民来决定。

柬埔寨革命领导人波尔布特从一九六二年起隐身在解放区。他说过

去十三年没有一个农村没有留下过他的足迹。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农村的胜利。红色高棉解放军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五来自贫穷的或中层农民。今天，他们站在去年才向世界公开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前列。国家仍徘徊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我们听到说，这场革命受到“来自边界另一侧的侵略”的威胁。尽管同越南发生了边界冲突，国家仍在继续进行建设。

人烟稀少的城市 战争和革命是用来说明这个国家的“战时状态”，说明城市人烟稀少以及人民为掌握自然而作巨大努力的原因。修堤坝、挖水渠的工程从未停止过。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增加稻米生产上。波尔布特对我们说，独立要靠稻米来保卫，而种稻需要水。招待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在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方面已经初见成效。下一步是为工人和农民修建合适的住房。

我们没有弄清楚，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空房子，为什么还要盖兵营式的简易住房。城市在解放的第二天便把居民迁移出去也是他们不愿谈及的一个问题。

柬埔寨所有的城市都是在同一天解放的，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居民的迁移工作是在第二天开

始的。虽然除了柬埔寨难民所讲的某些情况之外没有什么可靠消息，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迁移工作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市民们一下子被召集到大街上，排起长队就被带到往往离城有一百公里的乡下。他们的私人财产全部丢在城市里。一到农业合作社，他们便开始了公社式的新生活。

以前住在金边、茶胶、暹粒、磅同、磅湛、马德望等等城市里的人们，现在在修建大型水坝或在稻田里干活。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三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要为解放前住在柬埔寨城市里的三百万人找到足够的栖身之处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城市居民现在有许多编入了流动的劳动队伍，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修堤坝、挖人工湖，其中有些人人工湖的蓄水量达两亿立方以上。其他人是合作社社员，在那里每天领到一公斤左右的大米。他们在有的可容纳一千个家庭用餐的大食堂里吃饭。他们每年得到一套衣服。他们享有同其他合作社社员平等的权利，还鼓励他们向在新政权下负责这些基本社会单位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这些人声称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讲的外国语现在已经忘了。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六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沉睡的巨人》，摘要如下：

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正在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它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作出的结论。中央情报局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有色金属的潜力的研究报告，有色金属包括除了钢和铁以外所有其他金属。据这份报告说，中国的锡、钨和锑的蕴藏量很大，这是它出口的主要金属。中国也拥有大易的铜、锌和铝，但是它缺少一些主要的合成金属，如在钢铁工业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钴。

这份研究报告说，“尽管这个国家在资源方面有着相当雄厚的基础，但是大部分金属的生产（在七十年代）增长缓慢。此外，这份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重新强调要增加生产”，但进展可能是缓慢的。

据这个报告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它在五十年代大部分由苏联供应的技术和装备，从西方的标准来说已大为过时了。纽约的一位进行金属贸易的商人也认为，中国人“在工艺上非常落后”。

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因为这种新的发展预料将要花费很大代价和很长时间，“中国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将在许多主要金属方面仍然依靠进口”。这个研究报告说，事实上，中国发现，它进口这些金属比它在国内生产要便宜。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中国进口的有色金属（价值达二十六亿美元）为它在同期

美报刊登美中央情报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

《中国在生产有色金属方百仍然是沉睡的巨人》

内向外出口的这些金属的四倍。主要进口的金属包括铜、铝、镍和铅，在中国一九七六年进口的三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金属中占三亿二千万美元。

据这个研究报告说，在一九七六年“与中国进行的有色金属贸易中，没有一个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除了向这个国家供应铜的主要国家智利和秘鲁以外，只有美国和西德在本年度的这项贸易里占百分之五以上。一九七六年，美国在向中国供应金属方面占第三位，出售了价值二千九百万美元的金属。这个报告说，美国也是向中国购买货物的主要购买者，它向中国购买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货物，主要是锡、钨和锑。

中央情报局的这份研究报告说，从新的资本投资情况来看，北京已把发展有色金属的生产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相反，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发展农业方面并致力于石油、运输和化肥工业。

下面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就中国主要的有色金属所发表的意见：

铜：储藏量估计有六百万吨，这个数量预计只能使用二十年，人们认为这不足以满足国内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在今后的勘探中有可能发现更多的铜矿。

但是，这项工业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自六十年代以来没有增加新的提炼能力，虽然北京目前正在为购买一个铜矿提炼厂的设备而进行谈判。一九七六年产量估计达到了三十万吨，比一九七〇年仅增加了一万吨。为了要在国内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自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进口的铜

平均每年达十二万吨。一九七六年智利和秘鲁供给的铜总共占这个进口量的一半以上。

锡：储藏量特别大，总共大约有五十万吨。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得到苏联技术上的帮助，年产量已跃升到大约三万吨，但后来产量就下降了。一九七六年，年产量为一万一千吨，其中有六千四百吨出口了。出售给美国（它是主要的进口者）的锡，一九七五年达到高峰，当时装运的数量达到六千四百吨，但到一九七六年就下降到了二千七百吨。

铝：虽然铝的蕴藏量也很大，据最高的估计，可提炼的铝的蕴藏量为三亿六千万吨，不过“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这种矿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但是产量增长迅速——一九七六年产量为三十七万五千吨，比一九七〇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这是因为为了要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在采矿能量方面增加了资本投资。

尽管如此，中国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进口大量的铝。一九七五年进口的铝急增到四十万零八千吨，这就使中国成为那年世界上进口这种金属的最大的进口者。然而，到一九七六年，进口数量下降到十七万七千吨，预料北京要建造一些自己的铝工厂，据说，它将要向日本和西欧购买现代化的铝工厂设备。

钨：估计大约有一百万吨，中国的这种金属的蕴藏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九七六年产量达一万一千九百吨。其中出口了六千一百吨，这比一九七三年的最高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六。钨产量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钢铁工业的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钨主要是用于制造灯丝，碳化物和刀具钢。此外，有迹象表明，最容易开采的矿已经开采了。

锌：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蕴藏量的估计数字，但据认为蕴藏量很大，每年总产量大约为十二万五千吨。出口量从一九七〇年的仅三百吨跃增到一九七六年的七千八百吨，所以预计中国将在今后几年内变成这种金属的净出口者。

锑：中国拥有锑矿二百万吨，大约占世界上这种金属的蕴藏量的一半，锑是用来加强其他金属的硬度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事实已经证明，生产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每年的产量从五千吨到一万零六千吨，其中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由于世界上的使用量和国内的使用量都不会增加很多，“所以预料这种工业不会有多大的发展”。

美《波士顿环球报》社论

《研究人员访问中国》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七月三日发表题为《研究人员访问中国》的社论，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和他的十三位同行前往中国访问的时机是选得再好不过了。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大家一道作出努力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件好事）。它还正好是在我国国内对我们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有多大决心越来越感到关切的时候。

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位地质学家。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理解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同促进一个国

家的经济繁荣之间的重要关系。

中国人表明他们对这些方面的相互联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如果有幸的话，他们将既能向我们学到一些经验也能对我国的经验作出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中国人在基础科学方面作了出色的工作。

由于中美两国社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可以想象两国一定会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而在另一些方面有差别。但是中国人全力以赴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精神应该成为美国人检查他们的发展工作的尺度。

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对中国人采取的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同苏联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是这种情况。

法新社报边美国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

美报评论《同北京在科学上建立的新联系》

【法新社北京七月六日电】美国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抵达这里，以便研究两国是否可能进行技术和科学上的交流。

由卡特总统关于这方面问题的高级顾问组成的这一代表团是美国自一九七二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到达中国的最重要的代表团。

这一代表团计划研究两国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国走在世界其它国家前面的领域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地震早期预报系统。

这些美国专家抱着一个目的就是与美国不了解的中国科学界进行接触。他们了解主要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同北京在科学上建立的新联系》，摘要如下：

白宫本周派往北京的科学代表团不是一般的科学代表团，代表团在现在的情况下前往，也不是国际科学交往中一件普通的事情。

这个由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

领并包括政府的主要军事技术机构的负责人或高级领导人在内的十四人代表团，是华盛顿派到外国的一个最大的、集高级研究官员之大成的代表团。就整个阵容而言，这个代表团远远超过美国在冷战后二十年来同苏联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保持的关系中所派出的任何一个代表团，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寻求机会窥探美国科学的成就。

这次访问是在布热津斯基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前往北京进行了解情况的访问时酝酿的，它将是这样一个时刻成行：美苏在科学方面的关系由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而疏远了，同时，中国人正为了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科学强国而掀起一个全力以赴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们明确地扭转了在科学上闭关自守的理论，而想方设法同先进的西方科学保持接触。

中国人需要和希望从美国科学界得到什么东西，这一问题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说明，那就是：什么都要。中国人同苏联人不同（苏联

人也想得到很多东西，可是硬说他们并不需要），他们承认他们的科学是落后的，而且公开表示希望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帮助。卡特总统坚持说，中美关系加强并没有向苏联发出信号的意思。不论向北京派出这一独特的代表团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它的阵容以及访问的时机确实是在苏联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上发出一个响亮的信号。中美两国之间以往的技术和学术联系一直限于一年进行五六次礼尚往来的交流，由非政府的科学和职业团体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种交往，虽然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员个人说来是颇为有趣的，但是美国科学界时常称之为“科学界的旅游活动”，而不是科学方面的合作。

针灸研究最初是使人感到兴奋的，但是现在大体上已被认为没有多大重要意义，在地震预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工作。除此以外，这种科学界的旅游活动已经表明，可以预料到一个象中国这样穷的国家必然会在这样的情况：以美国的标准

而论，它的研究活动是原始的。因此，现在的一大问题是：我们能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熟悉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美国人，他们明智地避免提出在一夜之间全面达到优秀的要求。因此，消除破坏而恢复科学教育的工作的优先地位，作为要在各个领域最终取得成就的一项长期要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代表团中包括全国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

在技术方面，中国人优先注意的是石油的勘探、开采、一直到加工。根据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代表团中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威廉·梅纳德和能源部能源研究室主任约翰·多伊奇。中国人说过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在他们的广阔的土地上有空间通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兴趣，因此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罗伯特·弗罗施参加代表团。

代表团的其它专家有农业部研究室主任鲁珀特·卡特勒；全国卫生研究所所长唐纳德·弗雷德里克森；商务部科研负责人乔丹·巴鲁克。商务部有各种科研机构，如标准计量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六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沉睡的巨人》，摘要如下：

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正在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它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作出的结论。中央情报局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有色金属的潜力的研究报告，有色金属包括除了钢和铁以外所有其他金属。据这份报告说，中国的锡、钨和锑的蕴藏量很大，这是它出口的主要金属。中国也拥有大量的铜、锌和铝，但是它缺少一些主要的合成金属，如在钢铁工业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钴。

这份研究报告说，“尽管这个国家在资源方面有着相当雄厚的基础，但是大部分金属的生产（在七十年代）增长缓慢。此外，这份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重新强调要增加生产”，但进展可能是缓慢的。

据这个报告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它在五十年代大部分由苏联供应的技术和装备，从西方的标准来说已大为过时了。纽约的一位进行金属贸易的商人也认为，中国人“在工艺上非常落后”。

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因为这种新的发展预料将要花费很大代价和很长时间，“中国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将在许多主要金属方面仍然依靠进口”。这个研究报告说，事实上，中国发现，它进口这些金属比它在国内生产要便宜。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中国进口的有色金属（价值达二十六亿美元）为它在同期

美报刊登美中央情报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

《中国在生产有色金属方百仍然是沉睡的巨人》

内向外出口的这些金属的四倍。主要进口的金属包括铜、铝、镍和铅，在中国一九七六年进口的三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金属中占三亿二千万美元。

据这个研究报告说，在一九七六年“与中国进行的有色金属贸易中，没有一个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除了向这个国家供应铜的主要国家智利和秘鲁以外，只有美国和西德在本年度的这项贸易里占百分之五以上。一九七六年，美国在向中国供应金属方面占第三位，出售了价值二千九百万美元的金属。这个报告说，美国也是向中国购买货物的主要购买者，它向中国购买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货物，主要是锡、钨和锑。

中央情报局的这份研究报告说，从新的资本投资情况来看，北京已把发展有色金属的生产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相反，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发展农业方面并致力于石油、运输和化肥工业。

下面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就中国主要的有色金属所发表的意见：

铜：储藏量估计有六百万吨，这个数量预计只能使用二十年，人们认为这不足以满足国内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在今后的勘探中有可能发现更多的铜矿。

但是，这项工业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自六十年代以来没有增加新的提炼能力，虽然北京目前正在为购买一个铜矿提炼厂的设备而进行谈判。一九七六年产量估计达到了三十万吨，比一九七〇年仅增加了一万吨。为了要在国内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自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进口的铜

平均每年达十二万吨。一九七六年智利和秘鲁供给的铜总共占这个进口量的一半以上。

锡：储藏量特别大，总共大约有五十万吨。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得到苏联技术上的帮助，年产量已跃升到大约三万吨，但后来产量就下降了。一九七六年，年产量为一万一千吨，其中有六千四百吨出口了。出售给美国（它是主要的进口者）的锡，一九七五年达到高峰，当时装运的数量达到六千四百吨，但到一九七六年就下降到了二千七百吨。

铝：虽然铝的蕴藏量也很大，据最高的估计，可提炼的铝的蕴藏量为三亿六千万吨，不过“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这种矿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但是产量增长迅速——一九七六年产量为三十七万五千吨，比一九七〇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这是因为为了要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在采矿能量方面增加了资本投资。

尽管如此，中国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进口大量的铝。一九七五年进口的铝急增到四十万零八千吨，这就使中国成为那年世界上进口这种金属的最大的进口者。然而，到一九七六年，进口数量下降到十七万七千吨，预料北京要建造一些自己的铝工厂，据说，它将要向日本和西欧购买现代化的铝工厂设备。

钨：估计大约有一百万吨，中国的这种金属的蕴藏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九七六年产量达一万一千九百吨。其中出口了六千一百吨，这比一九七三年的最高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六。钨产量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钢铁工业的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钨主要是用于制造灯丝，碳化物和刀具钢。此外，有迹象表明，最容易开采的矿已经开采了。

锌：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蕴藏量的估计数字，但据认为蕴藏量很大，每年总产量大约为十二万五千吨。出口量从一九七〇年的仅三百吨跃增到一九七六年的七千八百吨，所以预计中国将在今后几年内变成这种金属的净出口者。

锑：中国拥有锑矿二百万吨，大约占世界上这种金属的蕴藏量的一半，锑是用来加强其他金属的硬度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事实已经证明，生产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每年的产量从五千吨到一万零六千吨，其中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由于世界上的使用量和国内的使用量都不会增加很多，“所以预料这种工业不会有多大的发展”。

美《波士顿环球报》社论

《研究人员访问中国》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七月三日发表题为《研究人员访问中国》的社论，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和他的十三位同行前往中国访问的时机是选得再好不过了。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大家一道作出努力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件好事）。它还正好是在我国国内对我们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有多大决心越来越感到关切的时候。

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位地质学家。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理解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同促进一个国

家的经济繁荣之间的重要关系。

中国人表明他们对这些方面的相互联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如果有幸的话，他们将既能向我们学到一些经验也能对我国的经验作出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中国人在基础科学方面作了出色的工作。

由于中美两国社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可以想象两国一定会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而在另一些方面有差别。但是中国人全力以赴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精神应该成为美国人检查他们的发展工作的尺度。

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同苏联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是这种情况。

法新社报边美国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

美报评论《同北京在科学上建立的新联系》

【法新社北京七月六日电】美国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抵达这里，以便研究两国是否可能进行技术和科学上的交流。

由卡特总统关于这方面问题的高级顾问组成的这一代表团是美国自一九七二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到达中国的最重要的代表团。

这一代表团计划研究两国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国走在世界其它国家前面的领域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地震早期预报系统。

这些美国专家抱着一个目的就是与美国不了解的中国科学界进行接触。他们了解主要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同北京在科学上建立的新联系》，摘要如下：

白宫本周派往北京的科学代表团不是一般的科学代表团，代表团在现在的情况下前往，也不是国际科学交往中一件普通的事情。

这个由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

领并包括政府的主要军事技术机构的负责人或高级领导人在内的十四人代表团，是华盛顿派到外国的一个最大的、集高级研究官员之大成的代表团。就整个阵容而言，这个代表团远远超过美国在冷战后二十年来同苏联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保持的关系中所派出的任何一个代表团，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寻求机会窥探美国科学的成就。

这次访问是在布热津斯基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前往北京进行了解情况的访问时酝酿的，它将是这样一个时刻成行：美苏在科学方面的关系由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而疏远了，同时，中国人正为了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科学强国而掀起一个全力以赴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们明确地扭转了在科学上闭关自守的理论，而想方设法同先进的西方科学保持接触。

中国人需要和希望从美国科学界得到什么东西，这一问题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说明，那就是：什么都要。中国人同苏联人不同（苏联

人也想得到很多东西，可是硬说他们并不需要），他们承认他们的科学是落后的，而且公开表示希望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帮助。卡特总统坚持说，中美关系加强并没有向苏联发出信号的意思。不论向北京派出这一独特的代表团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它的阵容以及访问的时机确实是在苏联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上发出一个响亮的信号。中美两国之间以往的技术和学术联系一直限于一年进行五六次礼尚往来的交流，由非政府的科学和职业团体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种交往，虽然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员个人说来是颇为有趣的，但是美国科学界时常称之为“科学界的旅游活动”，而不是科学方面的合作。

针灸研究最初是使人感到兴奋的，但是现在大体上已被认为没有多大重要意义，在地震预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工作。除此以外，这种科学界的旅游活动已经表明，可以预料到一个象中国这样穷的国家必然会存在的情况：以美国的标准

而论，它的研究活动是原始的。因此，现在的一大问题是：我们能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熟悉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美国人，他们明智地避免提出在一夜之间全面达到优秀的要求。因此，消除破坏而恢复科学教育的工作的优先地位，作为要在各个领域最终取得成就的一项长期要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代表团中包括全国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

在技术方面，中国人优先注意的是石油的勘探、开采、一直到加工。根据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代表团中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威廉·梅纳德和能源部能源研究室主任约翰·多伊奇。中国人说过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在他们的广阔的土地上有空间通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兴趣，因此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罗伯特·弗罗施参加代表团。

代表团的其它专家有农业部研究室主任鲁珀特·卡特勒；全国卫生研究所所长唐纳德·弗雷德里克森；商务部科研负责人乔丹·巴鲁克。商务部有各种科研机构，如标准计量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